



纪念石家莊日報创刊60周年特刊

记忆

(69-80版)

辉煌六秩，笔墨华章，岁月铸就了石家莊日報的风骨和品格。作为关内第一张城市党报，红色报人们积极探索城市办报经验。新中国成立伊始，石家莊日報又成为向全国输送新闻干部的人才宝库。

《记忆》版块分为《名人感怀》、《初创岁月》、《党报春秋》、《副刊履痕》、《育人摇篮》、《报史遗珍》六部分，大略反映了报社从创刊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轨迹。作者既有老报人、老作家，也有基层干部和通讯员，他们以自己与报社交往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部更为生动感人的“报史”，文章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党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所走过的那一段段风雨历程。

三十年间二三事

王力平

丁亥金秋，适逢《石家莊日報》六十华诞。六十一甲子，当年风采，流金岁月，点点繁星，累累硕果，数得清抑或数不清，都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自己记忆犹新的，乃是近三十年间的二三事。

第一次给《石家莊日報》投稿并被采用，是1980年3月。那时，我在保定读大学，参加了保定市红星影院的影评小组。参加影评小组可以随时到影院看电影且不需买票，但每个月要为影院编印的一张油印小报写一篇影评。在那个年代，能够不花钱看电影，实在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只是写了儿篇影评之后，对“油印”渐渐不满足了，变“铅字”的渴望膨胀起来，于是就“一稿两投”，一份送到保定红星影院，完成任务；一份寄给家乡的《石家莊日報》，是放飞梦想。多年以后，回头再看那些“影评”，不仅文字稚嫩，议论也颇多概念化的毛病。但“铅字”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评论”的自信心也得到了提升。对于后来从事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工作来说，那些文字稚嫩的、概念化的影评，其实是最初的尝试。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一家省直机关工作。当时社会普遍崇尚“专业对口”的就业取向，加上牛犊初生，心高气盛，自以为已经学有所长，因而对手头琐碎的文秘工作颇多牢骚和不满。郁闷中，便开始重读《水浒传》，并仿效金圣叹的评点方式，陆续写了一些读书笔记，这就是后来在《石家莊日報》副刊陆续刊出的《水浒例话》。重读《水浒传》及《水浒例话》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不断充实自我的努力。所幸的是，当我在郁闷中“努力”的时候，《石家莊日報》副刊曾借助我一臂之力，使得这种努力不至于太过寂寞。

此后，在石家莊日報社主办的《燕赵晚报》副刊上，我又陆续撰写了席慕容诗歌赏析《白屋诗品》、读书随笔《悟读十牛图》以及游记《访美杂记》等专栏文章。副刊于我，已然如师如友。

粗略地数一数，新时期以来，《石家莊日報》、《燕赵晚报》先后推出了《鹿泉》、《柳丝》、《华灯初上》、《苍岩》、《读书》、《文化四季》、《花溪》、《燕赵风》等副刊专版，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副刊以其“新理念、大众化、高品质”的特点，不仅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也成为许多业余作者成长的摇篮和沃土。不仅如此，许多著名作家如铁凝、徐光耀、蒋子龙、二月河、冯健男、浪波、刘章、陈冲、贾大山、何玉茹、周喜俊等人，也都曾应邀为副刊撰稿，更使得副刊成为联系作家和读者的桥梁与纽带。

《石家莊日報》六十岁了，但《石家莊日報》每天都是新的，如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作者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日报刊登我的处女作

萧振荣

今年是石家莊解放六十周年，也是《石家莊日報》的六十华诞，在这喜庆日子里，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的思绪自然而然落到我与《石家莊日報》几十年难以割舍的情缘上。

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由于训练、值勤任务繁忙，再加上第二年台海局势紧张，全军进入二级战备状态，部队的紧张情势可想而知。渴求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激情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我一改在学校时立志写小说并做了大量创作准备的习惯，转而选择了诗歌这一轻便、快捷，被称作投枪、匕首的艺术形式，走上了业余创作之路。

我很幸运，1964年，我的第一篇习作，也就是常说的“处女作”，便受到编辑的青睐，寄出去不久就如愿发表了。这首诗题为《投弹》，表现的是训练场上战士们带着对敌人的仇恨投掷手榴弹的情境。那时还不知道怎样投稿，也不知道该把稿子投寄到哪里。面对着誉满的诗稿我忽然想到了家乡，并随即将稿子寄给了石家莊市文联。一天，连队文书把编辑部寄来的样报拿给我看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石家莊文艺》的一个诗歌专版，我那首习作就在里边，编辑还给配了一幅生动的插图。这么优厚的待遇真使我受宠若惊，欣喜若狂！我的“处女作”就这样发表了。

也许读者要问：说了半天，这跟《石家莊日報》有什么关系呢？须知，当时的石家莊市文联没有自己独立的刊物，所编的《石家莊文艺》附设在《石家莊日報》上，每周一期，我的处女作刊登在第88期上，是个很吉利的数字呢。

从那时起，我与《石家莊日報》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在她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连我自己也难以计数的大量各类习作。尽管随着创作阅历的不断丰富，“翅膀”日渐硬了起来，可以自由飞翔于全国各地的报刊之林了，但我谨遵“饮水思源”的古训，始终不敢忘记自己藉以丰羽、起飞的温暖的“窠巢”。不敢忘记是因为不应忘记，而只应以反哺来回报培育之恩。那么，在有生之年，我仍愿以自己满意的习作，为装点、美化我们石家莊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尽绵薄之力。

作者为石家莊市文联原副主席

名人感怀



著名画家李午申上世纪七十年代采访留影

响亮的
人
民
喉
舌

丁亥 徐志耀

慶石家莊日報創刊六十周年

著名老作家徐光耀为本报题词

筆耕墨舞
鑄萬年章

省文联副主席潘学聪为本报题词

从美编到画家

李午申

1973年至1983年，我在石家莊日報社工作。在这10年里，我做过文字编辑、摄影记者，最后又做美术编辑。画画是我的爱好和理想。报社10年的积累和历练，为我能够圆梦画家梦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平台。

1973年，我由一所高中调入石家莊日報社。本想调入美术组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想主管总编得知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把我分到政文科当了文字记者。在政文科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得到了李文采、颜风等老记者、老编辑的帮助，增长了不少知识。后来摄影记者李力调到省新闻图片社工作，报社领导考虑到我的美术爱好就把我调到了美术摄影部。当时，那里有谷照恩、葛治国，而摄影记者就只有冯金声。我要是去画画，那摄影的人就太多了，于是领导就让我先搞摄影。尽管我有些小不情愿，但我还是背上相机“走马上任”，外出采访了。

我做摄影记者的第一个采访是在文革尚未结束的特殊年代。我到矿区某生产队拍摄干部、群众地头学毛著的场景。拍完后回报社交到暗室请师傅冲卷放片。拿到自己的处女作一看，构图、用光都还可以。可回办公室再仔细一看，坏了！中间位置的村干部合着眼呢，这可怎么办？再去一趟矿区已经来不及了。最后我急中生智，拿衣纹笔蘸墨画出了眼睛。画好后，眼是睁开了，但墨色与周围色调不协调。报纸不能开天窗啊，只好如此将就了。第二天，我的照片见报了，描出来的眼睛不见笔迹，真实自然。后来才弄清楚，那时候还是铅字排版，照片的制版网点粗，印出来的照片是由无数个大小、疏密不同的小点组成，图像还不如现在的胶印来的细腻入微，所以才能藏拙，才能使我的第一张新闻片转危为安。

我在石家莊日報社做了四年的摄影记者。那是一个极为特殊、多灾多难的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省会知青万人集会。他们从现在的省博物馆出发，奔赴全省各地农村落户。我拍下了警师大会的宏大场面和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子厚讲话的镜头；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全市人民集体悼念，悲天悯人的情景也收入被我泪水打湿的镜头之中；唐山大地震，石家莊地区派民工冒着余震的险情，到唐山支援抢修徒河水库，我的相机记下了民工们拉车打夯，汗流浹背的场面；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背着相机走遍了全区的山山水水，乡村寨寨……四年的时间里，我有了丰厚的生活积累。报纸上几乎天天刊发我的新闻片，也就天天能在报纸上见到我的名字，于是我成为石家莊的“小名人”。

1979年，石家莊市升格为地区级。我和冯金声分到了市报，我自然而然地占据了美编的位置。至此，成为美编这一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画画也就再也不是“不务正业”了。当美编主要就是快速画插图和配合宣传中心的组画、宣传画等。这些画都要求快，必须在半天，甚至一两个小时之内完成，连参考资料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写生分了。熟悉报纸工作的人都知道，报纸需要插图的文章，大部分是人物通讯和特写，所以这些插图必须画人，而且男女老少、工农兵学商都可能遇到。人物是最难的题材，因此，我在报社十年的累积和历练，为我后来专攻国画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石家莊日報》工作的十年，我学会了从编采稿件，到新闻摄影，再到绘图做题、画版校字各种技能。我的书画生涯从这里起步、升华。在《石家莊日報》创刊60周年之际，我更怀念在报社工作的那段难忘的经历。是报社培育了我，给了我发展的机会和平台。祝《石家莊日報》越办越好，兴旺发达！

作者为当代著名画家

我的祝贺

杨润身

庆祝建国58周年黄金周期间，我生活在天津。一天，我忽然接到家乡一年轻文友的电话，电话里祝我节日快乐，又告诉我《石家莊日報》60华诞将至，他准备写篇短文表示祝贺，我喜上加喜。我年事已高，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久不拿笔，可是我又不由得想写几句话，寄给《石家莊日報》，以示祝贺。

《石家莊日報》，是家乡的报纸，是乡亲们喜闻乐见的报纸，我的家乡，在有着伟人足迹、有着无数先烈业绩的革命老区——平山。我很爱我我的家乡。1937年，我戴上“八路”臂章之后，不论战斗到哪里，家乡山巅上昂扬的青松、峭壁间巍然的翠柏、岭上蓬勃的鲜花、坡里静美的野菊、田间地里芳香的菜籽花……都在我的梦里。令我更加难忘的，是淳朴、顽强、勤劳、善良的乡亲们的情意。没有乡亲们珍贵的情意，我走不出战争的烽火；没有乡亲们这难得的情意，我离不开枪林和弹雨。

人生的道路上难免坎坷：反右倾运

动的时候，我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又成为“牛鬼蛇神”。但可敬的乡亲们却始终把我看作他们那红色土地上的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又能重返我魂牵梦萦的家乡。我已奔花甲之年，又患重病，难以经常面对家乡的山水，脚踏家乡的泥土。而我只要生活在平山，就要订阅家乡的报纸——《石家莊日報》。拿到报纸，我又会着重阅读副刊上的文章。

报纸的副刊，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追求，可谓百花齐放。《石家莊日報》的副刊别具一格，有着显著的特色：立足于石家莊地区，让人民喜闻乐见，踏踏实实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副刊上的文章，大都不是出自地位高、名声重的名家之手，多是基层文艺新秀们辛苦耕耘的果实。泥土气息浓，生活意味厚，感情真，有生气。我爱不释手，受益匪浅。我情不自禁地赞叹：家乡的文艺新秀在副刊编辑的热情帮助下，认准文章定要有根，这根，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和传统。

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的良师益友

赵勇田

石家莊获得解放4个多月后，我所在的晋冀鲁豫军政大学陆军中学即驻军市郊振头村，后移防西兵营和市区内。我在华北军政大学、石家莊高级步兵学校任职15年。我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新生的《石家莊日報》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在军校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与当地报刊、杂志、文化团体常有工作联系。我在《石家莊日報》第一次发表文章是1949年9月23日，题目是《拥挤在收音机旁——听到了毛主席讲话》。此文记述了解放军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把唯一的一台破旧收音机架在院子里收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广播实况。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那震撼世界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就是通过这

次广播传到了世界各地。近日翻阅我的剪报资料，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1月4年多的时间里，在《石家莊日報》刊出通讯、政论、影剧评论、诗歌等共34件。我还找到了1951年9月12日石家莊日報社聘我为本报特约通讯员的《聘请书》，令我心中无限兴奋和激动。我24岁就与《石家莊日報》建立起了工作联系，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也年逾八旬了。综览那时为《石家莊日報》的供稿，包括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大事要闻及时报道。如《把报纸都抢破了》、《军大指示全校踊跃购买公债》、《反抗美帝侵略，愿到任何艰险地方》等文，都是反映军校学员和官兵关心国家大事的内容；二是深切回顾。如《抗战时期的三篇日记》、《房东老太太讲故

我每每看到《石家莊日報》，就像看到了我的家乡，也就把《石家莊日報》的诸位同志看做我的乡亲。

《石家莊日報》的诸位同志，也把我看做了他们的乡亲。“文革”中，江青点了我的名，将我列入另册。我偷偷离开天津，逃回家乡避难。经过石家莊时遇到石林同志。他已知我被列入另册，却目无江青之淫威，大义凛然地对我给予同情，让我终生难忘。我在家乡体验生活时犯了病。王战军、牛增印、周国良、杨树元、秘锡林、王律等同志，先后奔赴平山看望我，我感动至今。

我长期做“牛鬼蛇神”，不得读书看报，脱离群众，远离文字，猛然间获得以笔“二为”的权利，我一时竟难以落笔成文。“子弟兵的母亲”或冠秀——我心中常有的乡亲逝世。我含泪拿笔写下我由鬼成人后的第一篇散文《缅怀或冠秀同志》。《石家莊日報》副刊部的同志为我这篇散文费神并使使之很快见报。而后我不断寄稿，不断接受关怀。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之间重金惜物，薄情淡意，但《石家莊日報》同志们的乡亲之情却牢不可破，始终如一。

我祝贺《石家莊日報》副刊办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事》、《一顿米饭度中秋》等，简述军民抗敌、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这些文章在多年后都收入我的散文集内；三是影剧评论。在那个年代里，进剧场看舞台演出，票价较贵，看电影就成了当时人们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那几年我在《石家莊日報》发表了多篇影评，如《勇敢的人》、《白毛女》、《上海风暴》、《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1953年4月3日刊出了我的剧评《光辉的艺术成就——梅兰芳先生演出后观感》，有趣的是，时隔30年后，我把这篇文章复印件当面交给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他收藏在梅兰芳故居展出；另外还发表了一些诗歌及时评。

除此之外，我和石家莊日報社还有另一层关系。那些年，我在《华北军大》报和《建军》报当编辑时，我们的报纸就是在石家莊日報社印刷厂印刷的。我和工厂的领导、生产车间的排字和印刷工人关系密切，团结协作，非常融洽，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至今我都感谢他们。

作者为解放军总参文化部部长